



重拾作曲,要做完整的音乐家

作为“千禧一代”,冯勇智没有多少“年少轻狂”,他的精力都放在了钻研音乐上。除了大提琴演奏家的身份,他还是一名“斜杠青年”——他在作曲方面,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。“既创作又演奏,让我成为一个更完整的音乐家。”他说。

这次在上海完成的个人中国首演,他在独奏音乐会上选择了舒曼、勃拉姆斯、肖邦、德沃夏克的作品,同时也有他自己改编自雅纳切克《耶努法》的幻想曲。“几年前我开始对歌剧幻想曲这类体裁的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。长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能写出自己的幻想曲,那要是一首可以在独奏音乐会上演奏的作品,还要能说服钢琴家与我一同演奏。”他从雅纳切克歌剧中自己最爱的几个段落中挑选出素材,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,创作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《幻想曲》,“这首曲子有四个部分,此外还有一个引子和一个尾段,分别展现了贯穿于歌剧三幕的不同桥段。希望上海的听众会喜爱这部作品,这是这部作品的中国首演,我很荣幸。”

事实上,这场音乐会之后,“懂经”的上海乐迷也确实颇为欣赏他的作曲水平,点评说“很有意思”,还希望他“再大胆一点”,希望他“多玩玩作曲”。

冯勇智的作曲念头,经历过几番反复,“10岁的时候,我既学大提琴,也有一位作曲老师给我上课,每周都上,每周都要给他看我前一周写的新作品。当时我的演奏水平在提高,尝试作曲也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,我并没有考虑过自己写得好不好,就觉得作曲还挺有意思。”等他渐渐开始认真思考“写得好不好”时,他决定放弃作曲,因为相较于大提琴演奏这个更能带给他成就感的事,作曲并未带给他太多的自信。

重拾作曲,是在2023年。他对音乐有了更深的领悟,他“又开始思考作为作曲家和创作家之间的关系”。“我对创作和演奏之间关系的思考,对我的演奏事业有所裨益,如今每当我拿到一部作品,我会首先思考这部作品。我会从作曲的角度来想问题,比如为什么这个乐句那么长,为什么要用这个时值,这个速度?如果仅仅是演奏者,我可能不会思考这些问题。”他说,“那些历史上伟大的作曲家不正是以演奏家的身份在当时闻名遐迩吗?贝多芬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钢琴家,西贝柳斯是个厉害的小提琴家,只不过他为了作曲放弃了小提琴。此类例子,不胜枚举。”

青年演奏家想要有好的音乐成就,绝不是只要基本功扎实,到最后拼的一定是对音乐的理解力。年轻的冯勇智,能被誉为“当代最杰出的大提琴家之一”,大概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“老成”音乐观吧。

人物小传



冯勇智

获得2019年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大提琴组金奖,其实冯勇智的音乐天赋,早就已经展露。在柴赛金奖之前,他已经是艾内斯库国际大提琴比赛金奖、约翰逊国际青年弦乐音乐比赛金奖、克莱国际音乐大赛金奖等重要奖项得主,同时还获得了美国总统学者艺术奖和纽约国际青年音乐家等荣誉。现在的冯勇智,因为其出色的大提琴水准,已经担任了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驻场艺术家,并与纽约爱乐乐团、伦敦爱乐乐团、里尔国家交响乐团、BBC爱乐乐团、上海交响乐团等名团合作,在全世界的专业音乐厅演出。

QA 生活周刊×冯勇智

Q:来上海演出,有去什么地方走走吗?

A:周二和我的一个大提琴家朋友出去逛了一下。他对我帮助很大,因为我的大提琴被这里潮湿的环境给“整蒙”了。我的大提琴习惯了美国的空气和湿度,所以一到亚洲来就有点“水土不服”,声音有点沙哑。我就得带我的大提琴去做做保养,它在“理疗”的时候我就抽空出去逛逛,我和朋友外出吃午饭。等到逛完回来,发现我的琴已经满血复活啦。制琴师很厉害!

Q:你多次提到马友友是你的偶像,为什么是他?

A:马友友每天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每次我坐下来演奏,我总会想起他对待音乐的态度,演奏大提琴的方式。我花了很多时间看他演奏的视频,他对我影响很大。我12岁那年有幸见过他一次,但就只有那一次,真希望能再遇到他。他就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家,热爱音乐,乐于分享,而且充满智慧。我的梦想就是花一下午对他做个采访,但他是个大忙人。

Q:你有听过AI的作曲吗?你怎么看待AI在古典音乐领域的影响?

A:毫无疑问,人工智能肯定会改变我们对音乐的认知。我个人认为在古典音乐领域,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创作还要很久。在其他音乐类型比如流行音乐领域,因为流行音乐的结构相对近似,也相对容易,作曲家的创作可能面临一些挑战。优秀的古典音乐总是十分个人化的创作,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基因,再加上个人语汇的独特审美,这让古典音乐独树一帜。演奏这门行当可能是最后才被人工智能取代。当然我这种无处安放的安全感也有可能是错的。谁知道呢?

年轻的冯勇智似乎是罕见的具有点石成金的音乐家之一:他迅速地把他演奏的每一首曲子都笼罩在仿佛可触及的金色光环中。

——乐评人爱德华·萨瓦—西格尔

中国香港人,祖母是越南华裔,移民美国后生下了他的父亲。他们没有忘记华裔血统,给他取了“冯勇智”这个中文名。“我祖父有一些亲戚在上海,我大概也算有一些上海血统?”他笑着说。他的母亲是保加利亚裔,给他也取了个保加利亚的名字 Zlatomir,这个词在保加利亚语里意指“金色的和平”。

有意思的是,“冯勇智”这个颇有年代感的名字,很像他温和却老成的性格,而 Zlatomir——“金色的和平”——则像他的音乐风格。

他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,自己从2011年就萌发了要参加柴赛的梦想,“我非常清楚地记得,我观看了大提琴组的现场直播,一轮接一轮地聆听纳雷克·哈赫纳扎里安、埃德加·莫罗和其他获奖者的演出。”而在圆梦之后,他也决定,将柴赛作为自己“正式参加的最后一项音乐比赛”,从此开始以职业演奏家的身份出现。

